

硝烟未必只在战场，壮烈依旧只能无声



谍战悬疑，突破军事风潮的最新大作

硝烟 无声

泣风尘★作品

王耀祖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几乎所有的党国要员都是这么认为的。

王耀祖是地主少爷，法国留学归来就参加了北伐。

王耀祖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调查股(中统前身)担任副股长。

在上海吃喝嫖赌、开枪杀人。上联洋人，下联青帮的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

太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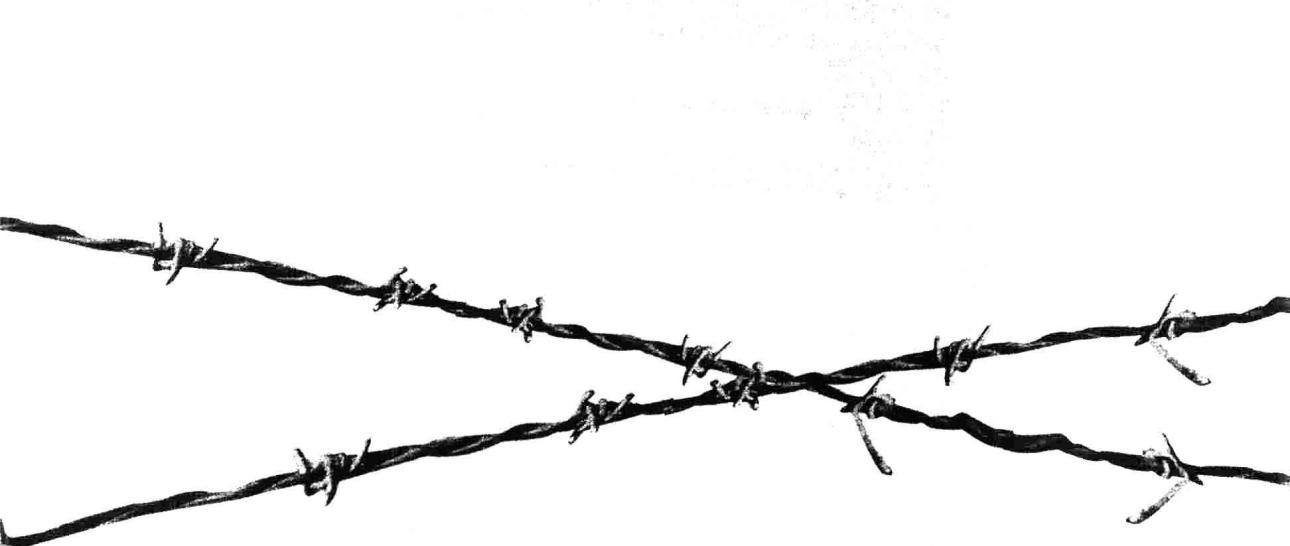
硝烟未必只在战场，壮烈依旧只能无声



谍战悬疑，突破军事风潮的最新大作

硝烟 无声

泣风尘★作品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硝烟无声·无间 / 泣风尘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680-669-2

I. 硝… II. 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896 号

硝烟无声

著者 泣风尘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长 李丽玮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300000 字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669-2
定价 31.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硝烟无声

XIAOYANWUSHENG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半夜血雨		
第二章	·011·	
漏网之鱼		
第三章	·021·	
敲诈勒索		
第四章	·031·	
黑道生意		
第五章	·041·	
将错就错		
第六章	·051·	
法领事馆		
第七章	·061·	
利益之说		
第八章	·071·	
为了女人		
第九章	·081·	
劝人杀人		
		第十章 ·091·
		外交事件
		第十一章 ·100·
		金钱收买
		第十二章 ·109·
		成功交易
		第十三章 ·118·
		日本间谍
		第十四章 ·127·
		天福血案
		第十五章 ·136·
		新的线索
		第十六章 ·145·
		黑夜杀机
		第十七章 ·154·
		平安离去
		第十八章 ·163·
		持续不断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七章	·251·	第十九章	·172·
打草惊蛇		一枪毙命	
第二十八章	·261·	第二十章	·181·
联防联治		人性弱点	
第二十九章	·270·	第二十一章	·191·
跟踪监视		货难出手	
第三十章	·279·	第二十二章	·201·
暴风骤雨		偶遇故人	
第三十一章	·288·	第二十三章	·211·
一网成擒		自私自利	
第三十二章	·297·	第二十四章	·221·
医院枪声		南京奖赏	
第三十三章	·306·	第二十五章	·231·
再次错误		吴淞码头	
第三十四章	·315·	第二十六章	·241·
请假偷懒		学生闹事	

半夜血雨. 第一章

一九三零年，上海，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天气虽然已经不是那么闷热，但也不怎么让人舒服。街道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士兵暂时还穿着夏季的军服，在一个人的指挥下全副武装地赶往目的地。

看到身穿黄衣的士兵，街道两旁正借雨水乘凉、聊天的小老百姓赶紧收拾好东西，拉着孩子跑回屋内。这年头，官府、大兵都是惹不起的，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就是天下太平，从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上海的天变了好几次，每次都有人不小心死掉。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士兵下午六点开始调动，可到了晚上十点才把一切都布置好。在这个黄浦江的偏远小码头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调查股股长石安国在得知客人都已经到齐了后，终于命令手下的特务拨打两个电话。

在床上跟一个小妖精折腾了两个小时，王耀祖很是疲惫，好不容易九点才睡下，十点十分床头的电话就响了。不管王耀祖再怎么不想起来，他都得接这个电话，谁让他是吃这碗饭的。

一把推开身上压着的裸女，被子从女人的身上滑落，裸露出诱人的肉色，这可是某个馆子里的红牌。可再漂亮的妓女，王耀祖玩几次就腻味了。这些女人都是冲着他的身份来，惹不起他，又想要找他当靠山，还想捞点钱才搭上王耀祖的。在嫖客里面，王耀祖给钱一向很大方。

“喂，是我，这个时候也只有你们才会打电话过来。说吧，老石头让我去

哪里？我自己骑车过去。妈的，每次都这样，也不事先通知一下！”

王耀祖直接在电话里抱怨了一句，弄清楚地址后，就从床上站了起来，穿好衣服、带上枪、拿上自行车钥匙就下楼了。躺在床上的女人还在睡，王耀祖再怎么混蛋也不会在天这么黑的情况下把妓女赶回去，最起码要留下过夜。

“少爷，你现在要出去？”当楼上电话铃响了之后，在楼下睡觉的吴妈就醒了。五十一岁的吴妈一向睡得不深，她是从小照顾王耀祖的奶奶，一听到王耀祖下了楼，马上就披着衣服出来了。

“没办法，老石头那家伙根本就是个疯子，总是喜欢在晚上折腾。我早上不回来了，楼上那女的醒了之后你帮我打发了，钱我已经给了。”

对于王耀祖的种种行为，吴妈也早就习惯了。她不仅是王耀祖的奶奶，看着王耀祖长大，更是王耀祖的母亲出嫁时带过来的娘家人，也只有她才能让远在福建的王耀祖父母安心。

自行车这东西，不是有钱人根本就买不起，最开始连被推翻的小皇帝都喜欢玩，买不起汽车的王耀祖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直接找石安国要来了经费，买了辆自行车用。

黑夜的枪声终于打响了，一百名士兵迅速地包围码头，在特务的指挥下开始对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人进行了屠杀。石安国的命令说得很清楚：“枪杀所有反抗者，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手枪对长枪，十七人对一百人，结果已经很明显了。冲出来的，没开两枪就身中十几枪倒下了。躲在码头上顽抗的，最后也是被乱枪打死。想跑的一个都跑不了，就算躲到水下也是一阵乱枪，血水与尸体一起漂浮上来。剩下的几个人为了不被俘虏，互相帮忙，开枪射杀了对方。

等王耀祖骑着自行车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地上的鲜血正顺着雨水慢慢地流入黄浦江中，一百名士兵中阵亡了三个、伤了七个。上海调查股的特务一个都没事。与王耀祖同样身份的乐昱心这个时候也到了，王耀祖对与他关系不错的乐大哥打了声招呼，然后看到向他们走来的石安国当场就火了。

“老石头，你什么意思？事先不通知，事后才打电话，我人赶到了，你这里什么事情都办完了，那还叫我来干吗？下次等你搂着女人的时候，我也打电话吵你好了！”

对于王耀祖的愤怒，石安国擦了擦脸上的雨水，冷冷地说道：“耀祖你和老乐都是副股长，这样的事你们必须参加，至于为什么不事先通知，耀祖你自己清楚。老乐啊，为什么你不能再狠一点，如果你再狠一点，一定能够帮到我很多忙的。”

此时的乐昱心正在捻着手中的佛珠，为死去的人超度，对于乐昱心这样的

反应，石安国早已习惯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石安国一直无法重用同样是北伐军出身的乐昱心。

“一样米养百样人，每个人的性情都不一样。我是国父的忠诚追随者，但也厌倦了这样的杀戮，因为身在尘世中而无法避免，老石你又何必强求呢？我们当年所追求的理想，你也没忘吧？”

石安国点了点头，也算是回答了。至于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什么理想，王耀祖并不在乎，权力使人堕落，当年北伐的英雄们，如今个个身处高位，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

“别转移话题！老乐好打发，我王耀祖可不好打发，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你最起码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省得我再把女人带回家，抱在怀里你才打电话过来。闪开！”

还有话说的王耀祖突然不开口了，掏出枪一把将石安国推开，对着不远处就是一枪，马上有特务用手电照去，王耀祖一枪正中一名漏网者的头部。受了重伤的漏网者原本是要从石安国的背后开枪，杀掉石安国这个刽子手的。

“老石头啊，你是真的老了，人都杀不干净，还要我救你一命，你们几个还不保护好股长，我去看一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人。”王耀祖说完握着枪走向了还没有清理的尸体，因为一时的疏忽而差点让石安国遇险，上海调查股成员都很紧张，赶紧命令附近的士兵将石安国保护起来。

如果王耀祖是个只会吃喝玩乐，没上没下不断抱怨的废物，那么他绝对不可能待在上海调查股里，还任副股长。可就是因为王耀祖这样的个性，石安国一直没办法信任和重用王耀祖，让王耀祖帮助他一起辅助党国。

王耀祖握着枪慢慢地靠近着，尸体最多的地方是一艘普通的水上人家的渔船，在那上面倒下了五具尸体，其中有三人是年轻的女性，另外两个是中年妇女。从伤口上进行判断，中年妇女用枪进行了反抗，被射杀，三个年轻的女性则是害怕被抓，由身边的同伴帮助，自尽了。

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王耀祖把枪收了起来，一一地帮那三名年轻的女性闭上眼睛。王耀祖不明白，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接触共产主义之初就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会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共产党去死。为什么好不容易推翻了满清大辫子，中国还是一片混乱，这样的混乱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一点转变的迹象。

但不管怎么说，王耀祖还是王耀祖，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要做的就是让自己过上舒坦的日子，踩着别人总比被别人踩着好。

“我说老石头，我可是救了你一命，你多少也得好好地表示一下吧。被你给吵醒了，我是一点睡意都没有，准备去赌两把，可身上却没带多少钱，那个意思你应该明白吧？”



王耀祖直接向石安国伸出了手，石安国很生气，但还是从他的公文包内拿出一张价值一百银元的花旗银行的银行券给王耀祖，王耀祖也不认真看，接到手上就塞进了怀里，大概知道多少钱就够了。那一百花旗银行的银行券在这个什么都靠不住的年代，却有十足信用，还有五厘的贴息。

“谢了老石头。乐哥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玩玩，那赌场是毛子的大爷开的，输多了的话，青帮的人也得给我们一些面子，我们赌一个通宵好了，反正明天可以晚点去上班，对吧，老石头？”

乐昱心笑着摇了摇头，回答道：“我要回家，雅正等着我，小尘说不定还没睡呢。耀祖，赌的时候要平心静气。青帮的人不是狗，是狼！是上海滩上最凶猛也是数量最多的狼！”

王耀祖边走边向两人挥了挥手，很明显乐昱心的话王耀祖根本就没听进去，如果连赌博都要平心静气的话，那王耀祖又何必去赌？十赌九输！

看着王耀祖离去的背影，石安国突然对乐昱心问道：“很多人都说我不放纵耀祖了，应该好好地约束这个浪子，老乐你怎么看？”

乐昱心将手中的佛珠收到了手腕上，面对面地回答道：“因为耀祖是最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老石，你对很多人都有怀疑，包括我。”

上海滩什么帮派最大？青帮！如果有人得罪了青帮中的某位实权人物，那么这个人连吃饭、睡觉，甚至是喝杯水都有危险。三年前青帮三大亨协助蒋总司令夺权，在镇压共产党的过程中出过大力，也就奠定了青帮在上海的特殊地位。

既然是帮派，那么做的大部分也都是偏门生意，妓院、赌场、烟馆、走私，甚至连街上的小偷都有青帮的影子在。以王耀祖的身份，少不了跟青帮的人打交道，很清楚青帮中的哪些人能够交朋友，哪些人不能惹，哪些人可以教训。

王耀祖赌博，并不是为了赢多少钱，他从来不认为赌博能够发财，他来赌博只是在无聊的日子里寻找些刺激，杀人对于王耀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已经过了十二点，很多店铺已经关闭，很多人家已经睡下，但妓院与赌场才热闹了没多久，花钱的，赚钱的，在大门口出进。

赌场就在前面，可王耀祖才走到门前距离五步的地方，就有人从赌场里面飞了出来。这么冷的天，飞出来的人上身没穿一件衣服，那人刚想站起来，赌场里就冲出来四个打手，对着地上的人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你有种，没钱还敢来赌，欠的钱一个子也别想少，下次再碰到，小心把你扔到黄浦江里去！”领头的打手一边揍人一边骂，四个人里面他是打得最狠的，话才说完又是一脚，被打的人血直接喷了出来，刚好溅到了王耀祖的裤子上。

“混蛋，有你们这样打人的吗？血都喷到我裤子上了，打人的时候就不会看着点吗？眼睛长到哪里去了？”王耀祖当场就火了，几个同样是被血溅到的

要进赌场的人都绕开了，打手们没想到有人还敢在这儿抱怨，带头的马上一脸凶相地横了过来，可很快他们就认出了王耀祖。

“原来是耀祖哥，是我不长眼睛，是我瞎了眼，没看到耀祖哥你要来。血都溅到哪里了？我帮耀祖哥你擦擦。”打手的头子赶紧低下身子帮王耀祖擦掉身上的血迹。在这个年代，只有更狠的，没有最狠的。青帮的打手再厉害，也惹不起王耀祖这样的人。

“算了，开门见红，兆头不错，下次长点眼睛。”王耀祖推了推那个头子，让打手们让开，他要进去赌几把。刚才还是凶神恶煞的打手们，此刻都微笑着送王耀祖进去。

赌场里面很热闹，没有一个人会去关心一个输钱的、欠了很多债不还的人会不会被打手打死，碰上那样的人可是有霉气的，会连累自己没办法赢钱。

进门之后，王耀祖把银行券换成了现钱，接过赌场里丫鬟送来的热毛巾，擦了擦脸，接着开始寻找赌场里有没有熟人，他到赌场来并不是为了赢钱的，除找刺激之外还能够在赌场认识一些朋友，多个朋友多条门路。

王耀祖还真的找到了老熟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阎副官，这阎副官是警备司令部里专门跟调查科进行联系的负责人，一般调查科的人要调动小队士兵的话，都要找他。不过很明显，今天晚上的行动，阎副官没有参加。

赌通宵的时候，人会因为疲惫而火气旺盛，也因为疲惫而没有什么精神，在这样的状态下赌钱，人很容易失去冷静。一个错误的决定，赌场就能捞上一笔，这也是为什么赌场一定要通宵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明显阎副官的手气不怎么好，满头大汗，很是紧张地看着手中的天九牌，正在犹豫着要下多少钱，阎副官桌前放的钱就只剩下十几块了。

找身边的丫鬟再要了一块热毛巾，顺手摸了摸丫鬟的屁股，手感很不错，王耀祖也就给了那丫鬟一块银元的小费，那丫鬟连声道谢。

王耀祖转过身来，拍了拍阎副官的肩膀，说道：“怎么了阎副官，今天晚上你也睡不着？老石头那家伙就喜欢半夜把人叫醒，让其他人跟着他一起倒霉。牌怎么样了？让我看看。”

阎副官今天没穿军装，就穿了身中山装，本来这个时候打扰他，他可没什么好脾气，不过听声音阎副官就听出是王耀祖了，他跟王耀祖的关系可是不错，两人一起赌博、喝酒、嫖妓、上澡堂子，这样的关系怎么可能会不好。

“手气烂死了，已经输了六十几块，再输下去，这个月的军饷可就全完了。耀祖，你帮我看看这牌怎么样？”阎副官说着就让王耀祖帮他看牌，一听到阎松是副官的身份，他身边的几个赌客都乖乖地闪到了一边。

一副中上等的牌，怪不得阎松开始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他正考虑着是否

要全压下去翻本。

“不错的牌，全压的话危险了点。可你阎副是什么人？警备司令部里的副官，真没钱了，带着司令部里的士兵出去转转，一个月的军饷马上就来了。全压了，玩把大的，我再借你五十块也压上！”

阎副官并不是这赌场里的熟客，他出来赌的时候都不喜欢穿军装，一次拿出一大笔钱赌，输完之后，一段时间也就不见了，或者到别的赌场去玩，上海滩有的是赌场和妓院。结果像他这样的人，无论到哪家赌场都被人当成了肥羊。

王耀祖刚才说的话可不是废话，那是说给坐庄的人听的。赌场里坐庄的可都是老千中的高手，如果输了太多钱，按照规矩那是要被砍掉手掌的。

“开，杂五！庄家通赔！”

“赢了，终于赢了把大的，耀祖还真有你的。继续！继续！”这一把阎副官当然会赢，不然的话王耀祖也不会说那么多废话。不过赌场也有赌场的规矩，青帮开的赌场如果随便来个有身份的人就赢了大笔钱去，那青帮就不是青帮了。

一个晚上下来，王耀祖输了五十块钱，阎副官到最后算了算则是没赢也没输，差不了两三块钱。不过阎副官明显玩得很高兴，搭着王耀祖的肩膀一起走了出来，四个看门的打手全都点头哈腰地送行。

“真是痛快，去喝一杯怎么样？我知道一家不错的女儿红，那味道可纯了。”赌完了，大清早就要喝酒，王耀祖听了皱了皱眉头。

“免了，早上还得干活，老石头那家伙可不好伺候，真羡慕你这个当副官的，还能放假，我们这群人成天累死累活的，还要担心什么时候被共产党给干掉。我去吃早餐了，等下还得去上班。”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王耀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拿出一块银元，看都不看就扔给了街上这么早出来乞讨的一对母子，然后就快步离开了。到上海来的乞丐很多，都是从其他地方逃难、逃荒过来的，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在上海滩不仅饿不死，还有机会往上爬。

对于身后的感谢声，还有乞求老天保佑王耀祖这个“好心人”的声音，王耀祖都不想听，他感觉无趣，甚至是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才会让生活不那么无聊。女人、赌博、杀人，一切都变得很无趣，至于大烟那东西，王耀祖绝对不会去沾，他不想成为跟父亲一样的废人。

精神，王耀祖似乎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一种精神，这几年来王耀祖只为自己活着。共产主义那东西，他不想去碰，因为他想过舒坦日子，不想成天被人追杀。至于三民主义，王耀祖早就背熟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拿来再看看，没几页就可以入睡了。他可不想成为老石头那样的人。

无聊、无趣、迷茫，但生活还是要继续，王耀祖当然不想死，想要活下去。

去，然后过上更舒坦的日子，享受更好的生活。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他所希望找到的那种精神，但似乎还不是现在。

“老板，老规矩。”王耀祖再次来到自己平常吃早餐的地方。街道上一个普通的摊子，一对夫妇在经营。这里就卖两种食物——菜包子和加了粗粮的白米粥，价格很公道。

看到王耀祖的到来，老板娘赶紧亲自过来招呼：“王先生你来了，喝点茶水漱口吧。”在王耀祖喝茶漱口的时候，老板赶紧按照王耀祖平时喜欢吃的进行准备。对于他们夫妇俩来说，王耀祖可是他们的大恩人。

两人并不知道王耀祖的身份是什么，但因为王耀祖经常来他们这里吃早餐，有时候也吃点晚餐，使得他们不用再受到小混混和警察的骚扰，夫妇俩的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来他们摊子上吃东西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于王耀祖来说，他到这种地方来吃早餐其实是很失身份的事情。可王耀祖的习惯就是吃自己喜欢的，再贵的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再便宜的好吃就是好吃。

一碗粗粮白粥，里面放了些花生酱。三个菜包子，还有一小碟着蔗糖，这些都是王耀祖平常吃的。其他人来这摊子吃可得不到这待遇。

王耀祖到了这个时候才感觉到疲惫，开始犯困，可他还是要把早餐吃完，接着只需要去报个到，然后就可以在办公室里睡上一段时间了。王耀祖强打起精神慢慢地品尝着自己喜欢吃的早餐。

“大叔，我们买一碗粥。”现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吃早餐的人还不多，三个小乞丐才敢来这里买粥喝。就算是乞丐，也有购买他们喜欢的食物的权力。

很明显这三个小乞丐是要一起喝一碗粥。老板和老板娘都是善良的人，老板娘引着三个小乞丐到摊子的边上，他们不能坐在桌子上，不然其他客人看了就不来这里吃了。

“多给你们一碗粥，快些吃，不然等下客人来了，会让客人不高兴的。”老板收了钱，给了他们两碗粥，老板和老板娘真的很怕客人不高兴。至于王耀祖，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并不怎么在意。

“给他们一人一碗粥，一人一个包子，再让他们带十个包子回去，钱算我的。”王耀祖在无聊的时候总会发些善心，做点所谓的善事。实际上他现在花的一点点小钱，还不够他赌博时下一注。

“谢谢先生。”开口的小乞丐声音似乎很沙哑，但王耀祖听着似乎有些不对，好像是特意这么沙哑的。但想一想，应该不会有人让这么小的孩子来刺杀他，共产党没那习惯，真要刺杀的话，首要目标也应该是石安国。

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了，吃完早餐的王耀祖站起来就要付钱。摊子的夫妇好几次都想不收王耀祖的钱，可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点小钱，连那么一点小



钱都要省，那算什么？后来夫妇俩也就每次都收下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远处有人在高喊：“小兔崽，你别跑，让大爷抓到了，先打断你的两条腿！”放眼望去，原来是两个警察正追着一个小乞丐。其中一个警察还是胖子，这两个警察今天竟然如此拼命地追一个小乞丐，还真是难得。

大人要是拼命起来，小孩子还真逃不掉。小乞丐后面的胖警察甩出了手中的警棍，直接打在了小乞丐的腿上，被追的小乞丐一下就倒在了地上，眼看着逃不掉了，小乞丐赶紧用手护住了自己的脑袋，迎接着一阵的拳打脚踢，还有警棍的到来。

看到小乞丐是逃不掉了，追了整整三条街的两个警察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上海滩当上警察混口饭吃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上面是党国的各大要员，是个官的他们就惹不起，一个大兵都能够在街上揍他们这些警察。如果惹上青帮那就更不用说了，青帮要杀个警察还不容易，人杀了装在麻袋里，直接扔到黄浦江去，就当失踪了。中间的有钱点的老板哪个没跟其他势力有点关系，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到不该得罪的人，警察们要惹一些看起来有点钱的人，不先打探一下背景消息的话，那就是在找死。最后警察们也只能是欺负欺负上海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与小贩们，时不时地敲诈一下，正常的保护费可是每个月都要交的。

“哥哥！”看到哥哥被打，王耀祖从身后听到了一声凄惨的悲鸣，转身一看，发现那声音是之前那个声音沙哑的小乞丐所发出的，仔细一听很明显就是个小女孩的声音，看来之前的沙哑声都是装出来的。这对于流浪的乞丐来说，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用说整个上海滩，就算是其他的地方，看到流浪的小女孩，总是有人想将其抓起来，卖到妓院或者是别的地方就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妹妹正在为自己的哥哥被两个警察痛打而哭泣，但她的同伴却死死地拉住她，不让她跑过去，因为去了就两个都保不住。在上海滩内，有很多扒手，有大部分是被某些老大所控制的，另外一些则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想要靠自己闯出一条路的小乞丐。上海警察局的人每天都会收到上百件被扒手偷去钱包的报案，几乎都是只记录一下而已，除非报案的人来头大，不然根本就不会有人去管。王耀祖判断这个小乞丐是偷了不该偷的人的钱包。

“够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再打就死了，让他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就行了。”王耀祖很无聊，在去办公室里睡觉之前，他决定再顺手做件好事。

听到有人在劝，正在踢人的那个瘦警察当场就火了，转过身来对着王耀祖就是一声大吼：“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管警察的事情。你是不是他的同伙，一看就知道你是他的头儿了，还有那边的三个小的，都跟老子回警察局。”

被一个小小的警察骂了，王耀祖心里很火。睡眠不足，刚吃饱，正好碰到这种事情，王耀祖马上决定来个饭后运动下。可王耀祖还没动手，那个瘦警察

就被人一拳打倒在地，接着又挨了三棍子，动手的是那个之前还在揍小乞丐的胖警察。

“给我闭嘴，你这白痴！你想害死我啊，让你多嘴！让你多嘴！”胖警察对着瘦警察就是一阵警棍，因为上下级的关系，瘦警察只能哀号和求饶，死死地护住身上的重要部位，不敢有一点反抗。

打了一小会儿，胖警察这才转过身来，一改凶恶的样子，对着王耀祖一脸的献媚，而倒在地上的瘦警察还有那个小乞丐都暂时躺在地上不敢动。

“王先生，他是新来的，什么规矩都不懂，还请王先生你大人不记小人过，放过这个白痴一次。”王耀祖不认识这个胖警察，但他可是这附近的名人，他不认识胖警察，很明显胖警察却认识他。

“这一次就算了，再有下次，我不介意手上再多条人命。这个小乞丐到底犯了什么事，你们这些警察可是难得这么勤快地追人。”

要整死这么一个警察，对于王耀祖来说真的很容易，以共匪嫌疑当借口抓人，整死在监狱里简单得很。

“多谢王先生你宽宏大量。你这白痴还不快起来感谢王先生。这个臭乞丐偷了一位洋夫人的钱包。偷东西也不长眼睛，那洋人的钱包是他一个臭乞丐能偷的吗？还害得我们追了三条街！王先生，你看这事怎么处理？”

已经明白王耀祖不是他惹得起的人，瘦警察赶紧从地上站了起来，道歉之后就不敢言语了。

“让他把钱包交出来，里面的钱一分不少地还回去，这事就这么算了。这四块钱赏给你们当辛苦钱。你还不快点把钱包交出来，一分钱都不能少！”

王耀祖说着拿出四块钱来，那胖警察赶紧收下，王耀祖的习惯这附近的人也都是知道的，给出去的钱绝对不会收回去，有好处收下就行。而地上的小乞丐为了能够活命，只得乖乖地将身上一直藏着的钱包交出来，这洋人的钱包可漂亮多了，胖警察赶紧拿了过去，擦干净了再收起来。

两个警察要赶回去讨好洋人了，偷钱的小乞丐一身是伤，可还是能够勉强自己站起来走上几步。如果没有王耀祖之前喊住手，这小乞丐估计就要躺上一两个月，这跟杀死他没什么两样。

“哥哥！”看到自己的哥哥终于没事了，小丫头快速地扑向了自己的哥哥，抱着哥哥就哭了起来。小丫头不会劝哥哥不要去偷，如果不偷的话，他们兄妹俩还有跟着他们混饭吃的几个小乞丐就真的没活路了。

“你偷上一个月，除了交给你上面的大爷外，还能剩多少钱？够养活你妹妹还有跟着你的其他小乞丐吗？”王耀祖暂时不走了，他一点都不稀罕被他救助者的感恩戴德，他之所以留下是因为突然想到了对他有利的一个小小的计划。

“就算偷得再多，也不够养活妹妹和兄弟们的。大爷那边要收钱，警察那边也要收钱，一个月里有一半的日子我和妹妹都要饿肚子。”

偷钱的小乞丐忙着安慰自己的妹妹，让妹妹不要哭。王耀祖救了他一次，他也就站着回答王耀祖的问题。

“消息，我要消息。有价值的消息就能来找我换钱，我平时会到这里来吃早餐，有消息的话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在这里等我，或者留下话来。不管是警察还是青帮，我都有门路，也都惹得起。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山。你是王先生吧？你放心，如果有什 么值钱的消息，我一定会来找你的。”消息换钱这种交易，小山以前也听别人说过，可问题是 你光有消息，找不到买消息的人，所得到的消息就一文不值。

“好好干，只要你干得好，我会顺便介绍你一份卖报纸的活计，让你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在上海滩要当报童卖报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漏网之鱼。第二章

吃饱了，小小地活动了一下，顺便发了点善心，把一粒并不需要怎么照顾的种子种了下去。也许这样的种子很快会死亡，但种子种多了，也会有几粒发芽的，总是会有收获的时候。

准时报到后，王耀祖就趴在了办公桌上，他要好好地休息。这个时候除了石安国与乐昱心外，还真没人敢把他叫醒。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调查股下属有两个小组，组长都是石安国亲自任命的，但说到身份与地位，王耀祖与乐昱心都只在石安国之下。

王耀祖是福建人，父母都是地主，祖上四代也都是地主，有名的豪门望族。王耀祖的父母是一对很普通的地主，需要的时候拿出钱来铺桥修路，获得一个善人的称号。可对于租子和欠的高利贷，那可是一个子都不能少。

欠下的高利贷，就算是卖儿卖女也要还上，十几年的长工也只是交利息钱而已，老一辈的还不了，子子孙孙都要还回去。租子也是一粒都不能少，逃租的一定要被抓回来，反抗、造反、不交租的，请官府的人来帮忙，带头闹事的杀掉，这样才能让其他佃户听话。

王耀祖不喜欢他的父母，这并不是因为父母在他小时候的所作所为，杀几个不听话的佃户，折磨死还起钱的人，大部分的地主都干过，还是地方上的官府或者是政府帮忙处理的。王耀祖之所以不喜欢他的父母，完全是因为所谓的望子成龙。

王耀祖这个名字很普通，但也表明了其父母的心态，一心希望儿子光宗耀祖。从小王耀祖就受到了极严格的要求，不仅没有一点玩的时间，请到家里的教书先生对他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这让王耀祖的童年很是辛苦，其内心也就充满了怨恨。

年头变了，想靠读书、赶考然后鲤跃龙门已经是不可能了。为了能够让王耀祖走上仕途，家中拿出了一半的积蓄让王耀祖去法国留学。这一去就是整整五年，孤身在外的王耀祖尝到了很多苦，同时也快速地成长起来，但对于家中父母的亲情也就更加淡薄。

十八岁留学归来，按照王耀祖父母的安排，准备再花上一大笔钱，让王耀祖在老家当个小官，照顾一下整个家族。可当时的王耀祖正处于叛逆的时期，不愿意再按照父母的安排来走，靠着在法国认识的国民党党员，私自跑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那个时候正在准备北伐，国民党很需要像王耀祖这样留学归国的人才，又有熟人介绍，很快就参加了国民党，但那个时候还不是国民党党员。

王耀祖并没有直接参加北伐战争，也没有上过战场。他在广州因为是生面孔而被某个国民党要员看中，招募之后进行了一年的间谍训练，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且同意其加入国民党。王耀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刺激和混口饭吃。

北伐战争中，王耀祖只是一个小小的间谍，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北洋军阀派来的间谍，在军队的帮助下对北洋军阀派来的间谍进行围捕。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耀祖开枪杀了第一个人，那一夜王耀祖大吐特吐，连续三个晚上睡不好觉，要用酒精麻醉自己才能够入睡。可当他身体恢复了之后，却对身边的同事说：“我还想杀人，真的是太刺激了。”

也就因为这样，王耀祖由原本的外围人员被提升为内部人员，不再负责监视与跟踪，改为负责围捕和追杀军阀间谍，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枪杀了二十三名反抗和企图逃跑的间谍，并且顺利地完成了三次追杀任务。

太出风头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王耀祖本来就是少爷出身，少爷脾气还没彻底改掉，再加上一再受到上峰的表扬，让同事很没面子，他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

王耀祖在一次行动中被同伴设计脱队，结果遭遇到了敌方间谍的埋伏，对方也是针对王耀祖的，要为之前死在王耀祖手上的人报仇。

一场激烈的枪战就这样爆发了，王耀祖一个对五个，身中三枪，打光了三匣子弹，当场射杀两人，重伤一人，轻伤一人，还有一个逃掉了。为了给上司一个交代，王耀祖的同伴们最后还是出现了，总算是救了王耀祖一命。